

我们失去一颗真正读书的种子

深切追念《燕赵晚报》原总编辑翟士杰先生

□常剑波

今早惊闻翟士杰先生于昨晚去世，一时间失神呆坐许久，黯然而神伤，凄然而涕下。人生无常，总要离开这个世界。可翟总还是去得早了些，才73岁呢。作为一个老晚报人，我有责任和义务写一点东西为他送行。

我无力总结翟总的一生，但可以确定地说，翟总是当之无愧的一颗真正读书的种子。他好像是北师大音乐系毕业的，我记不太清了。但是，学音乐的他，古文基础甚好，博闻强记，出口成章。在我和他十几年的工作交往中，在说到、用到什么诗词或典故时，印象中他没有卡壳的时候。

我于1999年1月4日正式到晚报做记者，相识翟总。当时，他是晚报副总编辑。当年5月，我到总编室任副主任，负责评论文章的写作和编辑工作，和翟总打交道多了起来。记得当时我写了一篇评论，引用了《聊斋志异》里的一个故事。那时还没有百度可用，引经据典全靠记忆和查书。我对自己的记忆力还是很自信的，使用这个聊斋故事没有查书。翟总看过稿件之后，断言：聊斋人物的名字有误。他随口说出了原作的题目。之后，他立即请他的夫人侯女士从家中拿来原著到办公室核对。事实证明，翟总完全正确。我由此对老一代报人更增添敬意，并暗下决心认真读书。

我的一位同事和我说起的一段往事，也印证了翟总读书之广博，治学之严谨。当年这位同事刚到晚报工作，写稿时总好引文。一次在引用美国的《独立宣言》时，错引用成法国的另一篇历史文献中的内容。翟总亲自打电话指出他文中的错误，并告诉他，无论写



■翟士杰先生工作时留影。

文章还是写新闻稿件，一定要有严谨的治学态度。这位同事后来对我说，这两个宣言的翻译文本，有的地方意思很接近，不是历史方面的专业人士很难理会到其中的区别和差异。当时这位同事还很年轻，被翟总指出这个错误后，用他自己的话形容就是：“满腹骄矜顿雪消。”

翟总的文字很好。他做晚报总编辑后，每逢世界杯，都为晚

报写专栏，好像是章回体，很有读者。翟总对文字很挑剔，常在编前会上指点文字细节，甚至标点符号，有人认为总编辑管得太细微了。我深以翟总为然。今年春节，翟总给我发的微信是一篇小文，叫《老人铭》，兹录于下，可窥他优美文字于一斑：“年不在高，没病就行。子不在多，孝字先行。斯是居室，诗画书琴。夕阳无限好，霞光暖人心。说学逗唱吟，样样我都行。可以浇浇花，散散心。无纷争之乱耳，无病痛之劳形。别人声声叹，我却笑吟吟。旁人云：童心未泯。”

翟总酷爱史书，职场后期尤研清史，出差时随身带着《清史稿》。那一年，清史专家阎崇年来晚报做客。中午吃饭时，翟总把在家养病的我叫来陪客。我向阎崇年先生请教了“陈寅恪”的“恪”字读音。翟总和阎崇年轻松交流清史，令人艳羡不已。两人反复议论张煌言的诗：“上寿觞为合尊，慈宁宫里烂盈门；春官昨进新仪注，大礼躬逢太后婚。”大约是讨论太后是否下嫁问题。那日是在报社新闻大酒店就餐，参加者还有晚报同事诸君。杯觥交错，阔论高谈，仿佛就在昨天。

当年，风闻陈寅恪先生去世，台湾的俞大维先生撰文评价，大约有这样一句：“中国从此失去了一颗真正读书的种子。”当年，陈寅恪先生这样评价王国维先生：“先生之著述，或有时而不章；先生之学说，或有时而可商。惟此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，历千万祀，与天壤而同久，共三光而永光！”我借这段话来言翟总：“先生之文，或有时而不章；先生之学，或有时而可商。惟此读书之精神，当永为新闻后辈励。”云山苍苍，江水泱泱，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。

翟士杰先生千古！

(二〇二三年三月十六日午)

铁肩担道义
妙手著文章